



咸宜波语

老芟 著



中国文联出版社

老芟著 · 散文随笔集之三



中国文联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GIP)数据

咸言淡语/老菱 著. —北京:中国文联出版社, 2007. 7
ISBN 978-7-5059-5512-7

I. 咸… II. 老… III. 散文—作品集—中国—当代
IV. 1227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7)第 007001 号

书 名:咸言淡语

作 者:老 菱

责任编辑:卢忠光

装帧设计:刘 敏

出 版:中国文联出版社

地 址:北京农展馆南里 10 号(100026)

经 销:全国新华书店

印刷装订:湖北省襄樊市鑫昀印务责任有限公司

开 本:850×1168mm 1/32

· 字 数:251 千字

印 张:10

版 次:2007 年 7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

书 号:ISBN 987-7-5059-5512-7

定 价:25.00 元

本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,请直接与承印厂联系



原来，我写作的动机很崇高，也很伟大；
如今回头想想才明白，那是无知。
现在，我写作的动机仍然很纯，但与事业无关；
只是愉悦自己，讨好朋友，打发日子。
我不会打麻将，只好写作；
与搓麻相比，高雅不到哪儿去。

——作者

自序

1

原来，我写作的动机很崇高，也很伟大；如今回头想想才明白，那是无知。现在，我写作的动机仍然很纯，但与事业无关；只是愉悦自己，讨好朋友，打发日子。我不会打麻将，只好写作，与搓麻相比，高雅不到哪儿去。

原来，做人要“三老四严”，现在没人理这一套，真有人这样，别人还会骂你傻逼！世风这样，“三老四严”的人少了，但人们终究还是不愿听假话，不愿看那些做假事的假人。纷纷扰扰，全是身外事，我要与身外事保持一定距离，那我该干点什么呢？人说百无一用是书生，更何况我连书生也算不上，那就只好写作了。

人的精力是有限的，有所为就必有所不为，而人与人之间的巨大区别就在于所为所不为的不同取向。

——这便是我至今还在坚持写作的一个重要原因。

2

世上有两种情况，一种是别人看你整天捣咕那事，觉得你活得很累，很苦，而本人却不觉得累，也感觉不到苦，甚至还乐得屁颠屁颠的；另一种是别人看你人模狗样的，羡慕你生活得很快乐，其实你自己并没感到快乐，甚至还觉得很苦。

——我属于前者。

一个人怎么个活法，其实是人生观的体现。我的人生观很明确，不管穷也好，富也好，就是活个真性情。所谓真性情，一方面是对个性和内在精神价值的看重，另一方面是对外在功利的看轻。我在衡量一个事物时，看重的是它在我生活中的意义，而不是它能给我带来多少实际利益。

——我想，这样的一种活法大概就是真性情。

3

这两年时运不佳。我的性子急，2005年半年中我整了两本书，完成了我的心愿，累坏了我本来很好的身体。罗维扬老师说我，“你写了《活殇》，死可瞑目了”。这样说，不是指取得了什么成就，而是说我了了个心愿。

反省自己，我这种急，不是急功近利，而是一种生命的紧迫感。年龄大了，要只争朝夕，要抓住生命的每一天，把你想干的事做完，在心智上尽可能地少留下遗憾，说不准哪天早上或者半夜，说熄火就熄火，要做的事就永远做不成了。

这本集子,是我 2005 年至今悠着敲出来的散章。这段时间是我身体的休整期,不敢轻举妄动写长篇,只能写这种不费力也不劳神的东西,而且我想写时立马就写,不想写时坚决不写,是有感而发,而不是为赋新诗强说愁。这些篇什大部分发在我的博客上,也可以称它是我的“博文”。

我是个闲不住的人,身体不得不闲时,脑子起码是闲不住的。这个集子便是我这期间的一点微薄收成。

在此,我要发自肺腑地说一句:退休真好!

4

这本书原打算叫《仓皇碎语》,是想与我前两本散文集相呼应。前不久路过竹山谈及此事,小段(宗刚)君直言相告说,何仓之有?何皇之有?这个名字不吉利。于是,我赶紧“仓皇”地电告出版社,更名为《闲言淡语》。又遇同事小任(传莉)女士问及,她说,你是个咸淡分明的人,就应该用咸淡的“咸”!

至此,说句拍马屁的话就是——听君一句话,胜读十年书啊!

5

2000 年,我出了两本书,是自己题写的书名,总体感觉是过得去。2005 年又出了两本书,是请我的朋友马明海君题写的书名。我很喜欢他的字。方家道:书当瘦硬方通神。我虽然是个很呆板的人,可是我却喜欢马君那种饱含骨力、行笔飘逸、随心所欲不逾矩中透出的狂放不羁、恣意妄为的

野性。

我四五岁时开始学书法，后因生计最终学无所成。我父亲的字写的是“相当的好”，虽然当时没冠以什么会员，却比我这个省级会员写得好多了。我的三个儿子，有两个小时候学过，但都是新开的茅厕三天香。

对于书法，我是爱到骨子里去了的。三个儿子没学成，是我人生的一大憾事，因此，我把希望寄托到了孙女身上。二孙女江佳宁五岁学书，在一年多的时间里，我注意观察她，发现她对书法这个很枯燥的艺术还有兴趣，而且也有一定的定力。学书法没有定力是不行的；不具备这些条件，即使我想让她学也会前功尽弃。

人的一生离不开柴米油盐酱醋茶，可是要想提高智性生活的质量，使自己生活得更丰富，更优雅，更有滋味，就需要文学艺术的滋养。我让佳佳学书法的目的很明确，将来能成为艺术家当然很好，不能成家，也能丰富和愉悦她的人生。

一年后，我把佳佳送到书法班学习，而且我也成了她的课外辅导老师，我的老伴和她的父母都甘愿当好她的后勤部长。我原打算出书时，让她题写书名，后来变卦了，我担心过早地露脸对她的成长不利，还害怕她“骄傲使人落后”，便打消了这个念头，只让她题写了此书的内封，目的是想以此激励她不断进步，学有所成。

——此为《后记》，现在我把它当《自序》了。



2007年6月9日于十堰市春华新苑

目 录

自 序〔1〕

第一辑 情感,谁也说不清

- 01 · 房山夜话〔3〕
- 02 · 端阳节纪事〔18〕
- 03 · 此情可待成追忆〔26〕
- 04 · 2006 年春天最大的一场雪〔30〕
- 05 · 情人节和 36+4 朵玫瑰〔37〕
- 06 · 突发奇想:要给生日留言〔46〕
- 07 · 我不能悲伤地坐在谁的身边〔49〕
- 08 · 病房散记:当生命进入“声嘶”之秋〔52〕
- 09 · 金銮殿探幽〔63〕
- 10 · 让记忆留住美好〔75〕
- 11 · 明天回老家上坟去〔84〕
- 12 · 我们家的寻根之旅〔87〕

第二辑 生活,烦并快乐着

- 01 · 生活中的闲言碎语[97]
- 02 · “恬不知耻”话戒烟[102]
- 03 · 病中纪事[105]
- 04 · 门前有个破烂张[109]
- 05 · 脑子很木[112]
- 06 · 怪事不怪[115]
- 07 · 面壁思过加投降[119]
- 08 · 秀才人情纸半张[124]
- 09 · 今夜无法入睡[129]
- 10 · 故土几多听闻[133]
- 11 · 小酒馆纪事[137]
- 12 · 人在旅途:神农架游题外话[143]
- 13 · 双休之旅:那山·那水·那人[156]

第三辑 文化,都与它沾边

- 01 · 《与文化沾边的闲言碎语》(一)[175]
- 02 · 《与文化沾边的闲言碎语》(二)[181]
- 03 · 《与文化沾边的闲言碎语》(三)[185]
- 04 · 读书感想点滴[191]
- 05 · 圆明园随想[194]
- 06 · 新“说文解字”[197]
- 07 · 大刀向鬼子头上砍去[200]
- 08 · 城市交响曲[204]
- 09 · 方言趣事在家乡[208]
- 10 · 误导·误读·误解[212]
- 11 · 边读边想:大哲人的小故事[215]
- 12 · “剽”友之趣为成章[223]
- 13 · 老 K 语录摘抄(一)[229]
- 14 · 老 K 语录摘抄(二)[232]
- 15 · 灵与肉:“情感话题”的“内核”[234]

16 · 爱和忧伤是我生命中的两根琴弦〔246〕

每四辑 感悟,没悟出名堂

- 01 · 死亡,与生命同在〔259〕
- 02 · 边缘人语〔265〕
- 03 · 关于细节:老子与儿子的一次对话〔269〕
- 04 · 生命在轻与重之弦上舞蹈〔274〕
- 05 · 遥想生命临危时〔278〕
- 06 · 盘点〔284〕
- 07 · 人生不白事〔288〕
- 08 · 像蒙田一样收拾行装〔292〕
- 09 · 关于城市〔298〕
- 10 · 称谓的质变〔301〕
- 11 · 人论:正论、悖论及其他〔305〕
- 12 · 程式化人格〔309〕

第一辑 情感，谁也说不清

房山夜话

1

5月16日，避过黄金周，我和明霜君到北京房山去了一趟。我们是应朋友卢迅之邀去的。房山对于我们来说很陌生，此前还没听说过这个名字。原来它是北京远郊的一个县，后来改为“区”了，而且区府也没设在原来的县府所在地，而是在良乡重新规划和建设了一个全新的城区。

良乡是房山的一个乡，像一张没有动过笔的白纸，好画最新最美的图画。良乡的马路很宽敞，小区楼房之间的距离也很宽，我们好奇地量了量，都在25米以上，比起家乡房屋开发商建的小区房屋之密度，他们简直有些过分的傻！而且，区府前面还有一个偌大的广场，这在一般城市是不易看到的。这里行人和车辆也比城区中心少得多，所以良乡给了我空气清新和视野开阔的感觉。

在城市密集得透不过气来时，人们已经开始把触角伸向了这里。这里的在建工程很多，许多

住宅小区星罗棋布，一个全新的大学城已初具规模，我儿时的同学蔡大姐就职的北京工商大学本部就已迁到了这里。

2

有朋友的感觉真好！5月17日下午1时，K280次列车准时到达北京西站。虽然我早已没有了第一次上北京时的欣喜和激动，然而见到久别的朋友，我们仍然心潮澎湃。

我们此行的目的是要去房山区良乡，而住在北京城区的两位朋友却早早地来到车站月台等候着我们。一下车，我们就去她们早已瞄好的酒店，欢声笑语地一起用了午餐。按照我们预先约定的日程，饭后朋友的车将把我们送到良乡，我们要在那里呆一段时间，待我们返回时，再与城区的这些朋友们相聚。

房山在北京的西南边。从地图上看，从左到右依次是大兴、通州。这两个地方都与我多少有点牵连。几年前，我的朋友罗维扬老师曾在地处大兴的北京印刷学院出版系任教。还说，这里的农民出售农家小院，两卧一厅，厕所在室外，房屋有围墙圈着，卖价也就在七万元左右。这在大城市的确是很便宜的。他还说，他想买下一个小院，让我去看看怎样简单地装修一下，将来就在大兴养老。

曾记得，两三年前，罗老师还让我请家乡的篆刻家左康君为他刻过一方闲章，内容出自苏轼词，是他自己选的，鬓微霜，又何妨？好像“恰同学少年，意气风发”、似要大干一场的模样，怎么突然间就想到养老了？

罗君乃湖北随州人，与我同年同月生，还比我小十几

天。我们在一起时，我称他为老师，他呼我姓名；而在通信时，他却亲切地称我为“达兄”。

罗老师当年走出大学校门，就来到鄂西北我的家乡竹山县，一呆就是20年，他把一生最美好、最珍贵的青春岁月都献给了这块贫瘠的土地；而这块土地留给他的，却是非常时期让人刻骨铭心的痛苦记忆。在竹山，他用自己无私的情怀和一颗善良纯朴的心，播下了无数颗文学的种子，因此，许多竹山人，特别是竹山的文化人从内心深处把他当作自己的师长和老乡。

3

再说通州。我四岁发蒙时在本县南乡的官渡镇就读，启蒙老师姓韩，名杰，字赣父，是一代书家，还是一个传奇人物，文革期间，说他是北京特务网三大巨头之一，曾对他认认真真地调查过。他恰是“北通人士”，即北京通州人。可是，当时的通州，并非北京置下，而是河北的一个县城。后来，通州干脆就成通县了，仍归河北省管辖。风水轮流转，正如先师所预见的那样，几年前它却正儿八百地成为北京市的一个区了。

当时，先生的学堂设在官渡街后面的张家大院，我们发蒙时，就读的是先生的复式班。左边是一年级，右边是六年级。现已著作等身、集教授、学者于一身的蔡大姐，就是当年我们复式班一年级的同学。现在我们都是年过花甲的人了，能在北京与自己发蒙时的同学相聚，实乃一大幸事！